

末路日本

南国太平记^①
なんごくたいへいき

凡意译

NAOKI SANTUO

直木三十五



— 七曜文库 —



凡意译

南国太平记——末路日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国太平记：末路日本：全3册 / (日) 直木三十五著；凡意译.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10

(七曜文库)

ISBN 978-7-5534-0118-8

I. ①南… II. ①直… ②凡…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9870号

南国太平记——末路日本

作 者 [日]直木三十五
译 者 凡 意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责任编辑 顾学云 曹文静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33.625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hanyue.com/>
邮 箱 jlpj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534-0118-8

定价：9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致读者

一页页翻阅下来，翻到了这一页上，相信大家都会忍不住微微一笑——这套“七曜文库”得以和读者见面，不单是我们编辑的一件幸事，相信亦是各位读者的一件喜事。这是一套只收录日本流行小说的文库，但凡言之有物、触人心弦的作品，不问其风格、类别，我们都乐于译介。我们爱看日本的小说，总希望这些小说被持续、稳定地引进。这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工作，不仅需要我们编辑的努力，更需要各位读者的批评、指教和关照。因此，我们希望听到每一位读者的意见，收到每一位读者的回馈，更希望这种互动的理念会增进我们的友谊，让出版和阅读都不再是孤光自照。

我国古人以“七曜”统称日、月、五星，日本则盛行七曜历法，将一周七天分别称作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等。我们借来这个名字，无非是用以形容此间小说的类别之众、范围之广，譬如推理、奇幻、历史、都市、恐怖、冒险、言情、轻小说等，让彼此之间每天都别有一种新鲜的感觉。而“曜”字又另有“光亮”之意，所以我们又希望这些小说都可以像是天边的日月、夜际的星辰，焕发出经久的光彩，闪亮出不朽的光芒。

南国太平记

末路日本・下

萌发之物

为了谨慎起见，高崎五郎右卫门的墓前只选了一个二尺来长的木头作为墓碑，上面用小字写着姓名，而且一半埋在土里。

两个体力工用锄头把埋在里面的尸体挖了出来。三个侍卫让五名足轻负责周围的警戒，然后站在一边商量着什么。

“已经腐烂了吧？”

“天气这么热，也不好说。”

“可是，真没想到老公那么生气，还要将他的尸体挖出来，还要去示众，其实根本就用不着这么做的。”

“看来这次真的是相当生气啊。”

“虽然做得不对——但是，这种事情要是真的传到江户，也许老公真的就会隐居了呢。”

“这，好像是啊。如果这世道真的成了齐彬公的，那么他一定会报复的。”

体力工用沾满泥的手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然后接着刨土。刚埋了没多久的土，还不是那么瓷实，湿湿的有些松软。锄头好像碰到了棺材上面，反弹回来的力量弄得手一阵麻。

“少爷，能不能来这里帮一下忙？”

体力工的声音很惊恐似的。

“怎么了？”

“抬不起来。”

“不就是一个人吗，你们两个人还搬不上来吗？”

“嗯。”

“你们两人搬吧，到时候可以再给你们加些银两。”

“是。”

体力工又开始慢慢地刨棺材周围的土，黝黑的肌肤上也有好几处伤疤，估计是平时干活儿碰的。锄头好几次碰在了棺材上，他们担心这样会不会弄伤棺材里面高崎五郎右卫门的尸体呢？稍微远的地方点着一堆火，一名足轻蹲在那里。

“有谁过来了。”

一个人说，人们听了这话一起朝那个方向看过去。一个身材高大、很壮实的男人正朝他们走过来。

“是不是奉行所的人来了？”

“问问也就会走吧？”

“不是这回事。你们看那人看上去比别人迟钝一些吗？”

这些人所在的地方是一块荒地，到处都是墓标，到处都是树木和草丛——这里埋的全都是有罪之人，这种地方居然

会有侍卫来？一名足轻看着那人渐渐靠近，忽然说道：

“那家伙不是西乡吗？就是他，是吉之助。”

他有些吃惊。

“吉兵卫的儿子吗？”

好不容易将棺材周边的土全部挖走的两名体力工，两脚踩在土里，然后将棺材扛在肩膀上，正试图将棺材运到地面上。

“嗨哟！”

“嗨！”

他们使劲踩着土，咬着牙慢慢地往上抬着。

西乡慢慢地靠近，看到棺材就要被举起来，立刻加快了脚步朝着二人的方向赶过来。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西乡站到两名侍卫跟前问道。二人没有站起来，他们朝着正在稍事休息的两位体力工那里看了一眼。

“把尸体拿去示众。”

西乡朝着墓穴和棺材的地方看了一眼。

“只有高崎殿下一个人这样吗，还是其他所有的人都？”

“同罪的人吧，好像都是些同罪的人。”

一个人看着体力工们还在休息，就朝他们吼道：

“你们干什么呢？”

“啊，这个有点太沉了。”

“里面不就是一个老朽的尸体吗？你们真不像话！”

两位体力工又将棺材扛上肩膀，然后红着脸使劲往上抬

着。西乡把草鞋埋到挖出去的土里，然后大步朝着墓穴走去。

“你要做什么？”

一个侍卫大声问道。

“高崎殿下不能就这么升天，至少我也要来帮他一下啊。”

西乡平静地回答，然后对两名体力工说：

“等一下。”

“唉，怎么了？”

“我来帮你们。”

“不，不用了，哪里话。”

“你们把棺材横过来。”

西乡说着就跳到了墓穴当中。两名足轻过来，站在墓穴的上边说：

“吉之助，我看你还是算了吧。”

西乡没有回答。

“你们两人抬那边就可以。”

“少爷，您要一个人抬那边吗？”

体力工看看西乡高大的身体，觉得他看上去貌似很有力量的样子。

他们心里很高兴有这么一个人来帮他们。但也害怕目付的侍卫会斥责他们，就说：

“不，还是我们两个来吧。我们会想办法抬上去的。”

“没关系的，来吧。”

“唉。”

西乡将棺材放到肩膀上，其他二人也是同样的动作。

“可以吗，这样？”

棺材来回晃了两下，然后就慢慢地被抬起来了。一名足轻站在墓穴的外面，伸手搭在棺材上：

“这样没问题吗？”

“我们再往上抬抬。”

西乡踩实了：

“行吗，看看？”

棺材终于慢慢地挨到了墓穴的边上，然后倒在地上。

“真是太感谢了！”

体力工道完谢以后，就将土重新踩松了，然后爬出了墓穴。

西乡也想出去，可是土太松了一直往下掉根本就上不去。

“少爷！”

体力工们说着就赶忙伸出了手。

“稍等——”

另一个说着跳回墓穴中，

“我在下面推你吧。”

西乡就这么被一个体力工托着屁股，被另一个拽着胳膊，总算爬了出去。两名侍卫说：

“到那儿很近，就推着棺材去吧。”

西乡等着二人：

“推着去，你们这也算是御船奉行的做法吗？”

二人没有回答只是喊：

“快点，快点！”

西乡没有再说话，默默地看了一眼棺材，低下了头。

也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了消息，遗族的亲戚们、朋友甚至是没有关系的看热闹的人早已把这儿围了个水泄不通。

尸体和棺材被扔在看守人的屋子前，沾满了土。围观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脸严峻。相关人员过来问道：

“他的头由谁来砍啊？”

“谁来砍头？”

“这么多围观的人，以后瞎传出去也很让人为难啊。我要是看了斩首的过程，日后要是传开了，说不定都没脸再见家人了。”

“这是要执行任务，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真讨厌。本来一下子处置了就不得了吗，人家都那么有气魄地切腹了，为什么还要将尸体挖出来，再斩首示众啊，真是让人汗颜啊！”

“说的倒是，可也没有办法。”

说着，足轻和体力工以及看守的人就开始撬棺材盖了。吱吱呀呀，木头被撬开的声音。

遗族的人个个流着眼泪，一脸的愤怒。他们说着什么想要靠上前去，但却被守在外面的足轻拦住了。

尸体穿着白色素服。虽然时下依然很冷，但是尸体埋在温暖的土里，已经开始慢慢腐烂了。头发也已经粘在一起开

始掉落。嘴唇已经变黑并且开始腐烂。牙齿清晰地露在外面，好像在向人诉说着自己的怨恨。

不管是自己切腹死的人，还是找介错人帮忙的人，脖子都不会完全掉下来的，所以埋葬的时候，为了保证其连在一起，通常会用白布重重叠叠地缠上好几层。眼睛微微张开，露出白色的眼珠，眼睑上的睫毛已经掉得差不多了。仔细看时，那眼睛似乎正在盯着众人似的。手掌是合在一起的，这会儿手掌里攥着的念珠、法器，还有腰刀、香花等，都被捡了出来，放在棺材上。

不管是谁，人死后的脸和生前都是不一样的。肉也脱掉了，颜色也变了，还生出来好多斑点，像如今这样从棺材里挖出来示众，恐怕是对死人最大的不敬了，就连搬运工心里都这么想。看到了本不应该看的东西——无论是正在帮忙的人还是围观的人，每个人心里都很难受吧。

“要不要找人来帮忙砍掉脑袋啊？”

一名侍卫说着解开了国分猪十郎脖子上缠着的布带，对方的脑袋就立刻滚落到土里去了。一名足轻捡起来捂着鼻子：

“真是难闻死了！”他说。

围观的群众立刻爆发出一阵哄闹。

“你们还懂得什么叫作礼吗？真是不像话。”

有人甚至还勇敢地喊了出来。在他的带领下，其他人也纷纷斥责着。足轻放下捂着鼻子的手说：

“实在是太臭了。”

“让足轻们来做这件事，说不定会遭到什么议论呢，最好还是咱们自己来吧。”

“嗯。”

一个人点点头，看着围观的那些人。

这时人群来来回回地晃了几下。只见两名僧侣拨开人群走出来。

“什么事情？”

他责备道。

“我来为死者做祈祷。”

他们笑着回了一句小跑过去。紧跟他们后面挤进来的正是西乡吉之助。他站在人群前，看着僧侣们对尸体默默合掌祈祷的样子，自己也合掌垂下了头，在他们的带动下，周围所有的人也一起合掌为死者默默祈祷。

赤山鞠负正在寒冷、昏暗的屋子里，销毁那些证据之类的东西。有的只是看一眼就扔掉了，有的会稍微看一阵再扔掉——

鞠负前面，妻子和一位老用人也在帮忙，他们一面把他确定要丢掉的东西放到一边，一面将刀剑、书本等贴上细长的白纸。总共整理了两大盒东西。

“那些全都烧了吧。”

鞠负看看眼角有点泛红的妻子：

“去庭院吧。”

“好。”

妻子说完轻轻地站起来出去了，然后在走廊的地方拍拍手，远远的地方立刻就响起一阵应答：

“在。”

庭院的看守貌似过来了，妻子对他吩咐了些什么。鞆负盯着刀剑看了一阵，用人将一个小小的笔记本放在膝盖上看着。鞆负说：

“那个永正佑定，在桦山。”

用人点点头，在笔记本上做了个印记，然后在缠着刀的白纸上写着桦山。

虽然鞆负的处分是流放，但是一般按照惯例都会建议自裁。明白地说就是，虽然你的罪还不至于切腹，但是死会更好一些。而且，如果真的被流放，那么只要你活着，一辈子就再也不能回来了，作为一个武士，这样是没有颜面的事情。所以最体面的办法还是切腹。比较而言懦弱地选择活下去，被流放到偏远之地怯懦地活一辈子，对于隼人来说是很没有颜面的事情。

“吉兵卫来了。”

隔扇外有人说。

“请进来。”

鞆负说话的同时，西乡吉兵卫已经打开隔扇进来了。然后进门就跪在门口说：

“那是给古井的。”

鞠负对用人说了一句。

“到近处来。”

他对西乡说：

“我想请你来当介错人。”

吉兵卫看着鞠负的脸没有说话。吉兵卫看到用人的手又停下了，就接着说：

“国重去三原了。”

“是。”

用人又开始写起来。

“那么，是什么时候呢？”

“今天晚上。”

“可是，也太……这件事……”

鞠负看了吉兵卫一眼：

“不是有同伴的尸体都被掘出来了吗？我现在这么做心里都不踏实。”

“你的话我有点不太明白。”

“什么？”

“用不了多久应该就是齐彬公的时代了吧。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处分应该很快就会被取消的吧。没必要因为上面一时的生气，而就这么匆匆切腹吧——”

“大家倒是都这么说，原来你也是啊。我也想等着齐彬公时代的到来，好好看看那一天，但是我不愿意听别人在后面指着我说，你们快看啊，赤山还活着。你觉得我高兴得起来吗？”

“不，这样的事情肯定不会有。”

“你觉得他们会说我是忍辱负重，为了齐彬公才这么做的吧？”

“是。”

“能知道齐彬公时代越来越近不也是很好的事情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些。之后，想必齐彬公一定会有所行动吧，你的儿子，也在吗？”

“是的。”

“喊他进来。”

鞠负说完，又面向用人补充了一句。

“关于遗产的分配就交由吉兵卫来负责吧。”

一副很平静的样子。

吉之助两手伏在地上，过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抬起头来。

“我可是很看重你的，我也有件事情想要拜托你。”

鞠负说完，吉之助已经开始揉眼睛了。

“我给齐彬公写了一封信。想请你来做御庭番（日本的一个官职，会陪自己的主人一起散步，负责保卫工作）——我从父亲那里听说，从今往后能够背负起整个家的都是小辈。在这当中我最看好的就是你。在我所认识的年轻人当中，我觉得你是最棒的。虽然可能还会有一些考虑不足、不成熟、不理性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你的单纯和坦率的性格——你那点很容易感动的性格我特别喜欢。齐彬公缺乏这一点。你以后要是和齐彬公在一起一定能够学到很多东西。